

清儒學案

世華



捌壹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

天津徐世昌

羅山學案

自唐確慎提倡理學湘南學者皆宗紫陽而黜姚江羅山尤爲切實以醇儒爲名將一時部曲多出講學生徒事功雖未竟意量足與姚江相抗其論治軍本諸性道義理不尙權謀仁者之勇斯其異於兵家言歟述羅山學案

羅先生澤南

羅澤南字仲嶽湘鄉人所居曰羅山因以自號幼穎悟十歲能文家世貧甚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貲自給於是喪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門庭多故先生益自刻厲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恥無術以濟天下年三十三乃補縣學生逾四十始

補廩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二年粵匪攻長沙縣令召先生
練鄉勇曾文正公督治團練遂以其徒屬焉擊平衡山桂東土
寇江西省城被圍檄使赴援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至則解南
昌圍破安福賊歸從曾公東征七戰而平岳州復三縣克武昌
漢陽大捷於田家鎮收黃梅廣濟進攻九江規湖口又復弋陽
廣信義寧等州縣所向皆捷武昌再陷先生以書抵曾公具論
吳楚形勢以爲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圍武昌欲取武昌法當
先清岳鄂之交曾公韙其言乃疏請以先生回援武昌遂略定
通城崇陽蒲圻咸寧而達武昌與巡撫胡文忠公提督楊岳斌
會師攻戰歷五月剷除賊壘殆盡六年三月二日以霧中追賊
至城下右額中礮子傷創甚越三日病不能起索紙筆書曰亂
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臨卒握胡文忠公手曰武漢未克

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菴好爲之
迪菴李忠武字也語畢而瞑年五十先生以諸生立功累官至
寧紹台道旣卒於軍朝旨照巡撫例賜卹予諡忠節先生之學
推尋濂洛關閩之緒瘖口焦思大暢厥旨以爲天地萬物本吾
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懍降衷之大
原思主靜以研幾故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
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
故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
陰陽之實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故有讀孟子劄
記二卷周易附說一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又著有
養氣說不傳於世

參曾國藩撰神道碑銘
李元度撰別傳 年譜

周易附說序

朱子卦變圖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得四千九十六卦皆易中自然之道足發前聖所未發惟於彖辭彖傳之往來上下字義以卦變釋之似非畫卦作易之本旨六十四卦體也筮用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俾筮者得以觀變而玩占辭因卦象而繫非因旣筮之後觀變而始著也卽以卦變論之如乾之一爻變者變在初爻爲姤在二爻爲同人三爲履層遞而上至於六爻皆變次第井然究竟同人之二爻非自姤之初爻而來履之三爻非自同人之二爻而上本義釋泰否咸恆蠱等卦不專取卦變於卦變多以或辭疑之可見非朱子之定論矣澤南人從征討無書可讀以卜筮爲軍中所需攜本義一冊自隨因攻潯陽未下時從披覽以驗時事之消息竊意易之爲易有交易有變易陰陽交而卦畫成陰陽變而筮法立彖辭彖傳之往

來上下皆以明交易之義似於變易無涉爰存管見附於本義之下以備一說軍務冗雜此心莫靜未知於畫卦作易之指有當否也錄而存之以俟正於世之君子

讀孟子劄記

問談淫邪遁之詞甚爲難辨知言之功當自何始耶曰不消急要去辨別他底惟先深格物致知工夫將聖賢大中至正之道辨得明白表裏精粗毫無蒙蔽則彼說來前便能燭其病之所在否則我之理未明彼之說可聽不惟不能辨其是非將有墮於其中而不自知者權衡旣設輕重不可得而淆繩墨旣立曲直不可得而混孔孟程朱之說旣明佛老陸王不可得而蔽欲知言者詎可不窮理哉

仁義禮智具足於心故隨其所感則惻隱恭敬羞惡是非之心

見然有從一條路上發者有一時並發者亦有連類而發者看他是甚麼事來卽有甚麼心應之如見孺子入井此惻隱之心發也設見有人推孺子入井必怒其人之不仁此是羞惡之心知其人之不仁是是非之心不忍孺子之死是惻隱之心霎時間此心盡爲流露皆有不待安排者此理各足於中故也

告子論性諸說後世言性之失者皆不出其窠臼杞柳性惡之說也湍水揚子性善惡混之說也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之說也性無善無不善蘇氏胡氏之說也經孟子辨明其謬說猶紛紛不息者以孟子未言氣質之性無以解諸子之惑故也至宋儒發明氣質之性孟子性善之旨已瞭然矣而陽明復竊其無善無不善之說以張宗旨謂心之體無善無惡如其所言則是人之爲善於性無所與爲惡於性無所損矣佛氏曰不思善

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之言固釋氏之邪說亦告子之眞派也

良心者仁義之心也旦晝之所牿亡牿亡此良心也夜氣之所存存此良心也人之良心雖放本然之性亦時流露於日用之間不至盡絕到夜閒休息其氣漸清理亦漸明所以平旦之氣其好惡猶得人心之同然是必其日閒存得些子夜閒才存得這些子若其旦晝所爲純是一片私欲本然之良斲喪殆盡雖夢寐之中猶是七顛八倒使盡機械早辰才開眼物欲遂交集於前平旦之好惡亦與人相去遠矣理寓於氣之中有是氣卽能存得此理夜氣足以存之旦晝之氣亦足以存之苟能於旦晝所爲一一準乎天理順乎人情不敢稍有縱肆則此日用之間便莫不存得此理在何待夜氣而始存至徒恃夜氣以存之

清傳錄卷一百一十一
四
其人之心已不堪問矣至夜氣不足以存名雖爲人心實禽獸惜哉

人性皆善何以人之善不善若是之不同與曰性善者天命之本然也有善有不善者氣稟之各異也氣有清有濁斯人有智愚也有純有雜斯人有賢否也有強有弱斯人有勇怯也故上哲之資清而純下愚之資濁而雜其中人則毗陰毗陽或靜或躁之不同氣稟拘于生初物欲蔽于後起斯人之才遂至于千變萬殊而不可紀極然而物與人分明暗也聖與凡分通塞也暗者不可使之明塞者猶可使之通氣質之性君子終不爲所囿者變化之道是在乎人爲也盡性則人事皆天好學則氣質無權

立一身之主宰而提萬事之綱者其維心乎心也者理之輿也

事物未至理具于心事物既至心卽運此理以應之其靜也動之理所由存其動也靜之理所由發視也聽也言也動也皆心之所統攝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皆心之所因應也彝倫攸斁本心以喪也仁民也愛物也皆心之所運用也一物不得其所則心有所不忍也心之爲物靈變不測出入無定時也因應無定在也放而縱之茫然莫知其所至也苦以拘之又急迫而不能久也御之以理而居之以敬動靜交修內外夾持庶能保之而不失耳嗟嗟心與迹非判然爲二者也存其心所以爲應事之本者也敬其事所以安其心也徇于物欲而不返者邪也憂其力之所不能思其智之所不及者妄也屏見聞絕思慮以求其心之不動桎梏其心者也去日用棄人倫直心放則仁失心存則仁存求其放心

者卽求仁也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無一非所以求放心卽無一非所以求仁格致所以窮此仁也誠正修所以體此仁也齊治平所以推此仁也一言語無非仁之所在慎言卽求以存仁一舉動無非仁之所在謹行卽所以存仁是故人欲求仁不可不從事於學問學問充則仁可得而全學問不充則仁不可得而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也後人誤會此旨遂謂人不必講學讀書只要存得本心吾不知學問之功不深此心何由而存幾何而不流於異端哉

人極衍義

人身一天地也得天地之氣以成吾形得天地之理以成吾性精氣其天之覆幬乎骨肉其地之持載乎聲音風雷之鼓盪乎

血液雨露之涵濡乎毫髮草木之榮滋乎經絡山川之條理乎
呼吸晝夜之循環乎寐興寒暑之往來乎老幼死生元會之遞
降乎曰仁曰禮元亨之通乎曰義曰知利貞之復乎天地一大
人也人一小天地也心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其量固未嘗或
隘也蓋天地人同一太極也理之一也天地人各一太極也分
之殊也其分殊其理一分之有眇合之無閒也由是觀之太極
之在天地遠而難明者也太極之在吾身近而易見者也明乎
吾身之太極天地之太極不外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指此心見性成佛者戕賊其心者也其體不立其用不行烏可
言養心

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大經大法萬世

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爲則必隨時而損益禹湯文武卽生今
日夏商成周之制亦有不能盡行者道無古今用有古今也必
泥其迹而行之非通儒之經濟矣必曰先王之法度盡不可行
于今日先王之法必違乎天理拂乎人情而後不可行也苟其
爲天理之自然與乎人情之同然又何不可行之有哉安石以
管商之術行官禮之事新法驟行禍延天下匪惟不知先王之
道亦不知先王之法者也懲其失者遂謂古制必不可復因噎
而廢食耳陸子曰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爲之必以其漸
而不可驟耳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遺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

天能生民天自能養民也宇宙之物力足供萬民之取給以天
下之粒養天下之民固未有見其不足者後世豪民罔有功德

競其豐富勢敵王侯貧者皆天之所生至求一立錐之地而不可得富日益富貧日益貧匪天之于人有偏君不能制產故也并不必盡畫也卽今之地勢可限也水不必盡溝洫也卽今之陂池可漑也宅不必盡五畝也卽今之廬舍可居也惟正其經界定其多寡計民之數而授之則天下之貧富可均天下之民志可定矣子之貧富不均父母不忍也民之貧富不均天地亦不豫也法雖創于先王道則準之天地師其意而行之庶斯民盡有所歸耳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西銘講義序

西銘言仁之體也義已見於其中程子以理一分殊贊之其理無餘蘊矣朱子懼後人之難知也爲之作解義使天下學者知句句有箇理一分殊在然而世之能遽悟其旨者亦鮮已西夏

澤南爲諸生講西銘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作講義示之
每句始言一家之父母兄弟繼乃推到天地民物因其分之立
者以明其理之本一又繪一圖上下推布於理一之中分之森
然者益明以附於朱子解義之後爲初學設也夫西銘之理一
不難知也分殊難知分殊不難知也分殊之中各有其處之之
道難知然而豈知之而遂已哉人稟二五之精以生理卽從而
賦之天地萬物皆吾一體雖其中親疏殊情貴賤異等而其天
理之流行實未嘗有一毫之稍閒如一身然冠則以之尊其首
服則以之章其身鞋續以之塞其耳履舄以之重其足隨形付
物各有所當而疾痛疴癢要皆息息之相關其氣稍有不貫則
手足痿痺爲之不仁有不可閒隔故也是以古之君子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必皆有以盡其當然之則向使於分殊之處

一毫有所未善則此一理之渾然者遂有所虧而莫周義之不盡又何以爲仁之至哉西銘所以言仁者至矣所以言義者亦明矣讀是書者必卽其理一分殊之旨知之明復處之當俾吾之所得諸天地之塞天地之帥者爲不失則亦庶乎其克肖矣程子曰充得盡時聖人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小學韻語敘

余道光戊申課徒左氏芭蕉山房日與諸生講小學大學之方諸生以朱子小學一編爲人生必讀之書惟語句長短參差不齊小兒初入學遽以此授之往往不能以句思欲有以便於讀而不得余因爲之撮其大要輯爲韻語復取古人註疏附於其下令其隨讀隨解諸生樂其誦之易也方欲鋟之木而粵匪之禍起矣自戊申以來迄今九年一夫倡亂禍延東南天下絃誦

之聲或幾乎熄余以一介書生倡提義旅馳驅於吳楚之間而
其一時同事者及門之士居多共患難一死生履險蹈危絕無
顧惜抑何不以利害動其心耶當天下無事之秋士人率以文
辭相尙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學者或以爲迂一日有變昔之
所謂迂者奮欲起而匡之是殆所謂其愚不可及者與亦
由其義理之說素明於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竊
幸諸生克自奮發不負其平日之所習尤願其益相策勵日親
當代崇實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學術學術正則禍亂有
不難削平者非徒恃乎征戰已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此之謂耳諸生軍務倥傯之餘尤日取此編相
爲參訂恐因亂而失也付於攻木氏余因有感於當世之務復
慨乎其言之